周秦风

年夜围坐热炕头

◎王红丽

过了腊八，就有了年味。看到买年货的人流，昔日回家过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大年夜全家人挨挨挤挤，围坐在婆婆的热炕头，欢声笑语溢满了炕头炕尾，让我深深地眷恋。

我的老家在山里，我们在外工作，婆婆和哥嫂弟媳他们生活在老家。知道我们除夕前回老家过年，婆婆总会提前打扫屋子，把土炕烘热，怕我们受冷；又怕炕烧得太热让人上火，就在晚上用细碎的柴火煨炕；大白天则烧成烙炕，让人一进屋子就暖烘烘的。

除夕夜，全家人围坐在婆婆炕上拉家常，其乐融融。婆婆看着不常回家的我们，不住地嘘寒问暖。爱人在家排行老三，是婆婆的骄傲，婆婆满脸笑容，问我们："工作忙不忙？小孙子上学乖不乖？"话里话外充满深深的爱意，婆婆和儿子似乎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心里话。我们婆媳之间也是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唠着。我拿出买给婆婆的新棉袄，让婆婆试穿。婆婆一高兴，一下子翻出她的箱底，衣裳一堆，一股脑儿摊在了炕上，有我买的，有哥嫂弟媳女儿买的，衣裳、鞋子、帽子，样样式式。婆婆说："年年过年年年买，我衣裳都新新的，我有穿的还要买？"说着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笑嘻嘻的，看看这件、摸摸那件，件件都爱不释手。

"你就天天穿新衣，天天过新年哩！"弟媳笑着说。

婆婆想起我买的保暖内衣说："开襟，穿起来方便得很，穿着柔软舒服。"婆婆又记起几年前我给她定做的一件夏季衫子，更是高兴，说村里人都夸赞呢。我知道，那件夏衫是一抹淡淡的蓝，蓝里又泛着一汪淡淡的白，看着清爽又凉快，那是我到裁缝铺定制的，大襟盘扣，特别精致。

"你就偏心城里媳妇！"哥嫂弟媳笑着说道。

"都好！都好！"婆婆赶紧笑嘻嘻地打圆场。

终于到了吃年夜饭的节奏。一如既往，年夜饭摆设在婆婆的热炕头，卷起褥子，扫净席面，一张大油布几乎铺满炕面，就是家人的大餐桌。

端菜上菜，娃娃跟前跟后，嘻嘻哈哈，真拿他们没办法！婆婆的房间一下子热闹起来。

哥嫂弟媳做的菜特别有范儿，凉菜热菜摆盘都很讲究，蒸煮煎炒样样式式：粉蒸肉碗，蒸蒸日上；鸡块蒸碗，油而不腻；萝卜尕肉，老家味道。爱吃！还是爱吃！兄弟几家菜盘围拼，美味佳肴非常丰盛，硬是把婆婆的热炕头摆成了"满汉全席"。

围在婆婆的热炕上吃饭，很随意，蹲着的、盘坐的、跪着的，啥样都有，没人讲究。小孩挤在大人跟前，抢了吃的抢喝的，叫人啼笑皆非。一家人吃着喝着、说着笑着，举杯敬老娘。婆婆高兴，赶紧说："你们喝你们喝，我不喝。"大孙子插嘴说："奶奶，这酒要喝，添福添寿能活九十九！""你个崽娃子，我栽到人世间，还不叫你们把我'丧眼'死呀！"举杯敬兄弟，把酒话家常，兄弟妯娌，高一声低一声，说着家事农事娃娃事、七姑八姨亲戚事、张家王家邻家事，好像话说不完就睡不着。

婆婆过年的喜悦全都飞上了眉梢，婆婆和娃娃经不住闹腾，早早怀揣年岁钱去了别处睡觉。

酒席撤了，酒杯还在。酒正酣，杯不停，酒香醇厚人欲醉，酒逢家人千杯少。

除夕是个不眠之夜，婆婆的热炕头聚满了家人之欢乐、阖家之幸福！家人团聚，"家和万事兴"的家风传承才更珍贵！家和是年夜的灵魂，是婆婆的欣慰！

时隔数年，曾经回家过年的欢喜场景，始终萦绕在内心深处。婆婆去世多年，我眷恋着的婆婆热炕头，如今也只能是个念想了。

年的回响

◎张格娟

小时候，每到年关，我就会脱下身上的旧衣服，换上母亲缝制的崭新衣帽和绣花鞋，兴奋地高呼："过年了，过年喽！"年的声音，那是孩童时最温暖最有力度的回响，带着脆生生的味道。

孩子们满心喜悦，却读不懂大人脸上为何阴云密布。年关，是大人们的关口。

记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关，父亲外出和一帮工友在宝鸡农副公司搞副业还没回来，爷爷在那年突发脑出血，虽然抢救及时，下肢却不能动弹。父亲预支了两个月工资给爷爷看病，年底回家时，就没剩几个钱了。父亲从别人不要的废旧物品中，给我和弟弟捡了一个铜质的墨盒和一个文具盒。文具盒外表很清爽，天蓝的底色盒面，印着几只活泼可爱的小兔子，里面却已伤痕累累，看来是用圆规尖或者什么硬东西划坏的，想来昔日的小主人并没有善待它。我找来硬纸板，裁了一个垫片垫在文具盒里。虽然只有一根铅笔、半块橡皮，但那似乎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听着铁质文具盒掀开的声音，瞬间整个毛孔似乎都是舒展的。只有一个文具盒的姐弟俩，都想用它来收纳自己并不多的文具，这个文具盒在我的手中只待了一天，弟弟就把铜墨盒扔给我，伸出黑乎乎的双手要和我换。我用双手紧紧地捂着，却拗不过他的哭闹，那是他小时候的"杀手锏"。

弟弟小时候不能大哭，一哭就憋得嘴唇发青双眼紧闭，喘不上气来，一家人对他几乎有求必应，生怕有个闪失。对于一个已有三个女孩只有一个男娃的家庭来说，弟弟的哭声比任何声音都灵验，在母亲和姐姐们奔过来之前，我早已松开了双手，拿到文具盒的他破涕为笑。我咬着牙说："抢到文具盒，你也没有我的学习好！"那时候，我只有用成绩来缓解心头的不满。

父母要维持一大家八口人的生活，真是不易，生活拮据，只有想一些别的办法。村里有户人家制作鞭炮生意不错，父亲就央求人家去进货时带上他。于是，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凤翔进货，自行车也是父亲从旧货市场捡来的"战利品"。据说，他们走一段路就得下车安一会儿车链子，然后再继续走。父亲回家时，正在做作业的我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寒假作业，帮着大人们做鞭炮。

我们的旧课本成了制作鞭炮壳的原材料，我当时不愿意，总将自己的课本偷偷藏起来，但都能被父亲找到。父亲的理由是将旧课本做成鞭炮，来年就有钱买新课本了，没办法，只能依了父亲，我更渴望新的知识。

那年腊月的年集上，在呼呼的北风中，父亲时不时要点燃一小串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吸引了很多顾客，我家所有的鞭炮腊月二十九就都卖完了。父亲从集市上买回来肉和新鲜的蔬菜，那一年的鞭炮帮我们一家渡过了难关。除夕夜，我们围坐在一起，喜滋滋地吃着暖锅，品着年的味道。

风物志

窗花情

◎张雅

一过腊月二十三，年就迈开大步走向岁末的边缘，带来了街头红红火火的楹联福画，赶着人们匆匆忙忙地采买贮藏，逼着各家七手八脚地洒扫庭除。似乎只有这番的轰轰烈烈，才对得起长久隆重在人们心头的年节。记忆中的年，是古朴隆重的，是很有仪式感的。

且不说，每年腊月二十四跟着母亲和着白土泥水抹墙，中午啃着前一日"祭灶"掰下的灶干粮，在母亲的指挥下擦拭灶房里油腻老旧的盆盆罐罐、摆放堂屋里的桌椅妆奁，晚上躺在母亲铺了干净松软的麦草的炕席上，那种疲累后的放松、那种劳动后的愉悦、那种旧貌换新颜的成就感，是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且不说，每年腊月二十八，母亲一早就发好面，中午吃过饭，我们就开始蒸馒头蒸包子。一下午在烟雾缭绕、水汽蒸腾的灶房里，我们娘俩蒸出半笆篮馍馍，各种小巧精致的花式，让母亲眼里闪着亮光，似乎看见了正月待客的酒席上，亲戚们赞许的表情："这手艺，真是绝了……"我和母亲一起自豪着、欣喜着。

我单单要说的，是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我独自忙碌的一天。母亲一早吃饭前就打好糨糊，让我糊窗子。这是我一直以来最神往最荣光的差事。

其实，一到腊月，我就开始悄悄准备糊窗子的事了。之前都是剪窗花：红梅、绿牡丹、紫色葡萄串、桃红石榴果……色彩鲜艳、寓意鲜明，粘在白生生的粉连纸上，糊到窗格子上，花花绿绿、新鲜喜气。可是这种做法很快就被否决了：第一，剪窗花需要相当的功力，既要有把好剪刀，又要有好眼力，更要有非常仔细的手上功夫，我剪得并不精致，便大大减了兴致；第二，剪好后的花样要粘到粉连纸上，要么皱皱巴巴，要么就会把纤细的茎干叶脉扯断，大大降低了美感；要命的是第三点，剪好的窗花虽然颜色鲜艳，但是经不住春阳曝晒，年后不到一个月光景，就折了色，精心耗费的功夫消失了踪影。

于是，在小伙伴们怂恿和母亲指导下，我开始模仿年集上卖的模板印的窗花，用毛笔把它们描在剪好的格子纸上，"五女拜寿""刘海撒金钱"这些主题是母亲叮嘱必画的内容，除了这些我还有自己的创意：或是缠在竹节凸出的篱笆上的葡萄藤，或是在戏服上学到的团花云燕，或是金石镂空、莲叶何田田的边框八卦，通过浓淡相宜的墨色润染，一方方素雅清秀的窗花跃然笔头纸端。再加上糊窗子时的图案照应、纹路对称的精心搭配，一扇窗子裱糊一毕，总能惹来左邻右舍的姑姑婶婶们驻足观赏，在母亲跟前啧啧称赞："你女子真是随了你，画的花儿咋那么活泛的！""你说她小小年纪，心里咋就那么多花花道道？"……乡邻们赞不绝口，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意，我也十分傲娇地仰着头，脸上故作羞涩，心里却乐开了花。

如今，又到岁末。糊窗户、蒸馒头的习俗已经不为小辈们所知，老式的木格子窗也早已被落地玻璃窗或者隔音防尘的断桥铝窗户所替代。窗花往事，只能在记忆的年节里寻觅。那段自我陶醉的幸福、那种小有成就的虚荣、那番傲娇荣光的自豪，都随着似水流年、日新月异，融入了滚滚向前的岁月长河中，再也觅它不得。年的古朴、隆重和庄严的仪式感，也全被你来我往的礼盒与推杯换盏的酒席挤压了去。年，却依然珠流璧转、步履轻盈地大步向前。

繁华热闹的年节里，我的心底却涌出一段明媚靓丽的窗花情。